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
第四十四回 宋太祖帶罪提兵 杜二公挈眾歸款

詞曰：遊子歸鄉，未得晨昏定省。時當非患，此身幾入阱。為有不臣，用是立功邊境。風塵士馬，旌旗影影。路接英豪，添助軍容盛景。初來鴻運，抵掌同酬慶。天假良緣，更值乘龍欣幸。克成懋績，纔揚本領。

右調《傳言玉女》

話說柴榮見匡胤罪雖赦了，但周主祇發三千人馬，要他上潼關擒拿高行周，將功贖罪，心中不勝驚懼，向苗光義求問計策。光義道：「千歲何必多慮？凡事有興有敗，數理所該，莫可勉強，憑你好漢英雄，都扭不過天象。即如那諸葛孔明，具內聖外王之學，有神出鬼沒之機，鞠躬盡瘁，難脫秋風五丈原。項羽有拔山之勇，舉鼎之能，啗啞叱吒，千人自廢，一朝勢去，自刎烏江。古來多少英雄良將，機逢勢盛多興旺，運退時衰沒主張。貧道夜觀乾象，見高行周命星昏慘，惶惶欲墜，料他不久於世，已是無能。今趙公子但當鼓勇前去，相機而行，不過兩月之內，高行周一定身亡，而公子能建不世之功也。」光義說到了這一句，祇見匡胤在旁哼哼冷笑，叫聲：「苗光義，你這牛鼻子的道人，你自恃其能，說這許多謊話，恁的天花亂墜，惑亂人心。我此去得勝回來便罷，若不得勝，不把你腿筋兒打斷，我也不姓了趙。」苗光義聽說，亦大笑道：「趙公子，你聰明了一世，懵懂在一時。你此去若應了貧道之言，殺了高行周，得勝回朝，那時莫說要打貧道不好下手，祇怕還要重謝貧道哩，若殺不得高行周，自己性命已喪潼關，怎能回來把貧道的腿筋打斷？公子但請放心前去，自可成功。貧道祇在王府等候捷音，奉陪賀功筵席。況且別人領兵去，還割不下高行周首級，公子你與他是前世冤家，今生對頭，一定不移之理，無用多慮。」匡胤聽了，便不言語，暗想：「高行周祖傳花槍，人不能敵，乃是天下聞名的名將，鐵槍王彥章尚且喪在他手，何況於我？我如今也顧不得了，為人在世，豈可貪生怕死，束手自斃？譬如得罪而死，死之無名，不若戰死沙場，名傳後世。」主意定了，叫聲：「大哥，快去挑選人馬，小弟明日就要起身，那怕高行周有三頭六臂，與他拼一拼，除死方休！」柴榮聽言大喜，即刻往教場點選三千精壯人馬，付與匡胤。

匡胤將人馬駐紮定了，回家來辭別父母。祇見趙弘殷默然無語，面上生嗔。杜夫人終是姑息，見了匡胤，眼中流下淚來，叫道：「我兒，你回來了麼？」匡胤道：「正是，孩兒回來了。」那趙弘殷疼在心頭，惱在臉上，用手指道：「不肖子，我幾次三番叫你休要惹禍，饒了我兩口兒老命，你偏偏不聽，連次招災，帶累父母擔憂受怕，今日還要你來做甚？快些出去，莫要在此。」匡胤道：「爹爹母親，周天子雖然赦了孩兒的罪，卻叫孩兒帶罪提兵，刻日上潼關擒拿高行周回來，將功折罪，明日就要起身。為此，前來拜別父母。」杜夫人聞言，放聲大哭。那趙老爺雖然惱怒在心，聽說周主命他上潼關擒拿高行周，明日就要起兵，祇唬得泥丸宮失了三魂，涌泉穴走了七魄，免不得眼中也便流淚起來，叫道：「匡胤我的兒，我空養了你一場，你此去兵上潼關，凶多吉少，祇怕今日一見，以後再不能會面了。」說罷，哽咽淒楚，不住咨嗟。匡胤道：「爹爹，那高行周不過也是一個人，須不是三頭六臂，直恁如此怕他？」趙弘殷喝聲：「咄！畜生胡說！那高行周深明韜略，善曉天文，行兵如孫子，擺陣似太公，一條槍傳名無敵，馬前課能斷吉凶，聞風知勝負，嗅土曉輸贏。你這冤家分明是小螞蚱行嫌路窄，雛鷹初舞恨天低，你豈是他的敵手？惟有送死而已。我今沒有別說，祇有幾句要言分付你，你兵上潼關，須要牢牢緊記，依我而行，或者性命可保，重回故土。你當聽著：

沿路休傷百姓，天晚先要安營。
拔營須看日出，安營貴在康平。
晝夜當防劫寨，傳更分外嚴明。
低處須防放水，窄處防火攻營。
出兵須看黃道日，打仗還宜佔上風。
追將提防埋伏計，回營準備後來攻。
行周詭計多莫測，善於引誘挫人鋒。
勝敗雖然難預定，聽天由命賴神聰。

此乃行兵要訣，汝當緊記而行，切勿自恃血氣之勇，誤了大事。」

匡胤受命訖，即叫道：「爹爹母親，孩兒此去，多祇半年，少祇四月，自然得勝還朝，無煩二親挂念。孩兒皇命在身，不敢久留，就此拜別。」說罷，叩了四個頭，辭別父母。那杜夫人放聲大哭，扯住了匡胤，難解難分，真是生離死別，人間最苦之事。那趙弘殷叫聲：「夫人，你也不必悲傷，孩兒身負大任，不宜阻隔，待他去罷。」夫人聽說，祇得放了手。

匡胤流淚辭別過了，舉步到後房，來別妻子。那賀金蟬聽得丈夫出兵遠去，心下十分憂愁，正見匡胤進來，連忙接至房中，見禮坐下。金蟬道：「丈夫，聞知朝廷赦了罪名，又要提兵遠出，使妾不勝驚恐。此去但願神明相佑，早早奏凱回兵，妾願頂禮三光，酬恩家廟。」匡胤道：「賢妻不須多慮，卑人進來，因有一事相囑，那堂上雙親年老，早晚侍奉，全仗賢妻勤勞照應。」賀金蟬道：「此乃賤妾分內之事，不必叮囑。」說罷，夫妻同出房門，來至廳前，金蟬住步。

匡胤別了妻房，又往堂上重辭父母。見了匡義，一手執住，叫聲：「兄弟，為兄此去，兵上潼關，凶多吉少，倘然身喪高行周之手，祇愁父母年老，仗你孝養。嫂嫂年輕，叫他嫁人，免得終身不了。」匡義聽言，滿眼流淚，叫道：「哥哥放心前去，但願逢凶化吉，改禍成祥。」說罷，送出大門。

匡胤上馬，來至王府，已是下午時分。柴榮預備饌酒酒席，擺在書房，專待匡胤進來坐席。當時柴榮、匡胤、鄭恩、張光遠、羅彥威、趙普六人，依次而坐，惟苗光義不用葷饌，另外設一素席。彼此舉觴共飲，執箸同餐，席間又說了許多行兵的說話。看看天晚，又飲了一回，方纔撤席，各自安歇。

次日，匡胤辭別眾人，帶領那三千人馬，同了鄭恩，發炮起行，出了汴梁城，望潼關大路而走。路過崑崙山，收了董龍董虎，得了嘍囉兵八千，共有一萬一千人馬，合兵一處而行。於路又從張家莊經過，知得張太公已死，匡胤便令從軍準備祭禮，往靈前祭奠一番，以盡子婿之禮。奈張太公在日，有了偌大家私，並無子息，更無宗族親黨。匡胤即時叫齊了奴僕家童，擇了一個忠厚老成的管家，叫他掌管田園，主奉祭祀，餘人不許侵凌玩忽，都要勤儉遵依。眾家人遵命而退。匡胤分遣已定，即便起身，率兵望前而進。有詩證之：

董家無敵八千兵，向化從行軍令明。

更有多財絕裔者，選能主事合公平。

大軍在路，浩浩蕩蕩，望潼關進發，於路不犯秋毫。正行之間，有探馬報道：「前有高山阻路，大兵不可前行。」匡胤聽報，傳令安下營寨，問向導官道：「前面這山叫甚名兒？」那趙匡胤帶罪領兵，周主尚未封職，手下眾人不好稱他老爺，又不好稱他元帥，祇得稱呼一聲主爺，其意以為領兵之主而已。當時向導官稟復，尊稱一聲：「主爺，前面這座山，名為太行山，極是高絕險峻的去處。」匡胤聽說是太行山，想道：「母舅杜二公在山上，稱為抹穀大王，不知近來行止如何？我何不上去相會一遭，便見分曉。」遂謂鄭恩道：「三弟，這山上乃是我母舅在上駐紮，手下兵馬極多，你可與二董將軍守住營寨，待愚兄上山去，與他借些人馬，湊聚大隊，好上潼關與高行周對壘。」鄭恩應諾，便與董龍董虎看守營盤。匡胤獨自一個空身上馬出營，進了山口，隨馬緩緩上山。但見那太行山恁的十分景致，但見：

松柏秀參天，澗溪流迤連。

獐狝隨往返，麋鹿任遊閑。

狡兔營三窟，豺狼縱一煙。
仙禽飛似舞，鸚鵡巧能言。
最愛泉中物，皎然似雪練。

此時正當中秋天氣，草木猶青，山卉尚艷，山景有色，令人賞玩不置。匡胤正看之間，聽得鑼聲響處，見盤道上有數十個嘍囉，要把插木打下山來。匡胤著急，慌忙喊叫道：「你等嘍兵，休要打下！快去報與抹穀大王知道，說有東京趙公子到來，要求相見。」那嘍囉望下看來，見匡胤頭上紅扎巾，身穿綠戰袍，面如重棗，鬚似鋼針，坐著那火塊般的赤馬，體高調良，越顯得匡胤人材異特，相貌魁偉，又是認得寨主，不知甚麼來歷，不敢怠慢，飛奔上山，至分金亭前跪下稟道：「啟大王爺，山下來了一個紅臉大漢，單人獨騎，口稱東京城內的趙公子，要見三大王的。請令定奪。」杜二公聽報，便對威山大王巡山太保說道：「這來的公子，就是小弟的舍甥，名叫匡胤，表字元朗。為人極有仁義，他在關西五路，算得一條好漢。今日前來，定有緣故。敢屈二位山主同小弟下山，接他上來，問他因甚到此，倘若無事，便好盤桓。不知二位寨主意下何如？」巡山太保道：「賢弟，你去年在千家店抹穀之時，把你打了一頓的，可就是這位令甥麼？」杜二公笑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小弟見教的，正是這位賢甥。」巡山太保道：「怪道要我們同去接他，原來是賢弟的上風，我們自然該去。」威山大王道：「愚兄久聞令甥是位英雄豪傑，去年賢弟被打時，愚兄就要接他上山。不道他恁早去了，不能相會，此心常自怏怏。天幸今日到來，正愜予懷，禮該相接。」遂分付嘍囉大開寨門，灑掃迎候。三位大王齊下山去，把匡胤迎接上山，至廳上見禮已畢，各各坐下。

先是匡胤與杜二公敘了些甥舅的話頭，然後動問二位寨主尊姓貴表。那趙匡胤乃是九朝八帝班頭，天大的福分，又是鴻運初來，暗裏能夠致人恭敬。當時問得這一聲，那二位大王便躬身立起。威山大王道：「公子，在下姓李名通。這是義弟，姓周名霸。俱是涿州人氏。因與勢家有讎，一時忿怒，行凶打死了人，奈官司逼迫，無處安身，祇得逃到此山，權為落草，祇圖苟且存身，實非中心所願。」匡胤道：「原來二位寨主多是英雄好漢，有此本領。可惜埋沒於綠林之中，誠美玉韞藏，明珠蒙滓。今趙某不才，奉旨提兵，上潼關剿除叛逆，大兵現在山下駐扎，因慕二位寨主英名，謹來晉謁。二位若肯棄邪歸正，一同趙某前去立功，將生平志願，報效朝廷，博取富貴功名，耀祖榮宗，封妻蔭子，豈不美哉？如若安心落草，恐非終身事業。未識二位寨主尊意以為如何？」那李通周霸聽了這番勸諭之言，不覺鼓動了壯年志氣，撥開了陰晦烏雲，心中如雪亮一般，又感激，又歡喜，開言答道：「某等素有此心，因無路可進，故此權避山林。今蒙公子開諭，不棄我等鄙夫，願歸麾下，聽從指使，一同前去殺賊立功。」匡胤大喜道：「既承二位相許，明日就要起身。不知山寨裏有多少人馬？煩二位傳令於他，願去者去，不願去者聽其自便，不必相強。」二人領命，一面查點嘍兵，一面收拾糧草，又分付備酒在分金亭內款待匡胤。

看看天色已晚，匡胤便要告別下山。杜二公用手扯住道：「賢甥且慢。自從你舊年別後，我把你外婆舅母表妹一同搬上山寨裏居住。我等兄弟三人雖落草，實是替天行道，義取人財，倒也兵精糧足，靠天的十分興旺，皆出賢甥良言所致。但你外婆常常惦念你，可隨我進去看看，且過了一宵，明日下山罷。」匡胤聽說外婆舅母俱在山上，連忙立起身來，別了周李二位，隨了杜二公，來到後寨，拜見杜老太太與褚氏舅母。敘過了家常的話，褚氏便問：「外甥，你今從那裏來？」匡胤道：「甥兒從東京來，如今奉旨，兵上潼關，剿除叛逆，特來請舅母同行。」太太道：「我兒，你父母在家可好麼？」匡胤道：「俱備平安，祇是母親常念外婆舅母，無由得見，以是為憂。」

說話之間，褚氏又命丫鬟請出麗容小姐來，與匡胤相見了。那杜二公又設了酒席，款待匡胤。長幼序次坐下，麗容便要回房。褚氏道：「我兒，這是你姑娘之子，嫡親表兄，況是舊年見過一次，還要躲避怎的？可就在我肩下坐著，陪你哥哥飲一杯。」麗容不敢違命，祇得坐下。那匡胤前次相見，尚未細觀，不過略睹姿容，見其母女不同其貌，已是暗暗驚異。今日同在席上，留心偷覷，方覺嬌姿絕世，美貌無雙，乃天上之嫦娥，人間之艷麗也。有《臨江仙》一詞以贊之：

柳葉眉彎新月，秋波盼兮傳神，芙蓉出水色嬌勻。安排碎白玉，映襯點朱唇。鑲嵌珍珠遍插戴，衣衫鮮艷層層，天然美貌一佳人。香醪遞口飲，春筍把杯擎。

那杜麗容有西宮貴妃之福，雖然同在飲酒，不避嫌疑，然其舉止安敦，自有一般貞靜幽閑之度，所以匡胤見了，暗暗敬羨。當時至親五口兒飲至更深，杜二公纔命撤去殘席，起身送匡胤到西書房安歇，甥舅各道了珍重。

杜二公回轉身來，同褚氏候太太睡了，然後回房。夫妻正要安睡，祇見丫鬟慌慌張張跑進房來報道：「二爺，不好了，西書房火發了！」這一聲報，登時把杜二公夫妻唬了一跳，即忙一同奔出房來，在書房中去看火。有分教——親上加親，運中行運。正是：

旌旗到處人皆服，土馬臨城敵自休。
畢竟書房中怎的火發，且看下回自知。